

南華真經注

三





天地

以道均化

南華真經卷第五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郭象注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均於不為而自化也

萬物雖多其

治一也

一以自得為治

人卒雖眾其主君也

天下異心无心

者主也

君原於德而成於天

以德為原无物不得得者自得故得而不謝所以成天

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為也天德而已

矣

任自然之運動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

无為者自然之君非

邪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各當其分則二為位上有為位

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

官各當其所能則治矣

以道

汎觀而萬物之應備

无為也則天下各以其无為應之

故通於

循道無為

天地者德也

萬物莫不皆得則天地通

行於萬物者道也

道不塞其所由則萬物自得其行矣

上治人者事也

使人人自得其事

能有所

藝者技也

技者萬物之末用也

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

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本末之相兼猶手辭之相包故一身和

則百節皆適天道順則本末俱暢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

天下足无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

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无心得而鬼神

服

一无為而羣理都舉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

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

有心則累其目然故

當剖而去之

无為為之之謂天

不為此為而此為自為乃天道

无為言

歲張本作沉

之之謂德不為此言而此言自言乃真德愛人利物之謂仁其性

命之情也不同同之之謂大萬物萬形各止其分不引彼以同我乃成大耳行不

崖異之謂寬玄同彼我則萬物自容故有餘有萬不同之謂富

我无不同故能獨有斯萬故執德之謂紀德者人之綱要德成之謂

立非德而成者不可謂立循於道之謂備夫道非偏物也不以物

挫志之謂定內自得也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

乎其事心之大也心大故事无不容也沛乎其為萬物

逝也德澤滂沛任萬物之自往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

淵不貴難得之物不利貨財乃能忘我况貨財乎不近貴富自來寄耳心常去之

也遠不樂壽不衰天所謂縣解不榮通不醜窮忘壽天於

體道任化

濤良由反方
蕭反

智中況窮
通之間哉

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

皆委之
萬物也

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

忽然不覺
榮之在身

顯則明

不顯
則默

而止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蛻然无
所在也

夫子曰夫

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

无以鳴聲由
寂彰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

因以喻體
道者物感

而後
應也

萬物孰能定之

應感
无方

夫王德之人素逝

而恥通於事

任素而往耳非
好通於事也

立之本原而知通

於神

本立而
知不逆

故其德廣

任素通神
而後彌廣

其心之出有

物採之

物採之而後出耳
非先物而唱也

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

役心失真

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

乎此謂王德之人忽勃皆无心而應之貌動出无心故萬物從之斯蕩蕩矣故能存形窮生立德明道

而成王德也視乎冥冥聽乎无聲冥冥之中獨

見曉焉无聲之中獨聞和焉若夫視聽而不寄之於寂則有闇昧而不

也和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窮其原而後能物物神之又

神而能精焉極至順而後能盡妙故其與萬物接也至

无而供其求我確斯而都任彼則彼求自供時騁而要其宿大

小長短脩遠皆恣而任之會其所極而已黃帝遊乎赤水之

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此寄明得真之所由使知索之而不得言用知不足使離朱

喫口懈反
詬口巨反

視聽喪道

被披

坂五急反

數相

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喫明

失真愈遠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

罔乃可以得之乎明得真者非用心也象罔然即真也堯之師曰

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

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

缺可以配天乎謂為天子吾藉王倪以要之欲因其師

以要而使之許由曰殆哉坂乎天下坂危也齧缺之

為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

聰敏過人則使人而又乃以人受天用知以求復其自然彼審

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夫過生於聰知而又役知以禁之其過彌

言紘戶隔反又
公才反

甚矣。故曰：无過在去，知不在於強禁。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无

天。若與之天下彼且遂方且本身而異形。夫以萬物為本則羣變可一而

異形可同斯迹也將遂使後世由己以制物則萬物乖矣方且尊知而火馳。賢者當位於前則知

見尊於後奔競而火馳也方且為緒使。將興後世事役之端方且為物紘

將遂使後世拘牽而制物方且四顧而物應。將遂使後世指麾以動物令應上務方

且應眾宜。將遂使後世不能忘善而利仁以應宜也方且與物化。將遂使後世與物相

逐而不能自得於內而未始有恒。此皆盡當時之宜也然今日受其德而明日承其弊矣故曰未始有恒夫

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其事類可得而祖也可

以為眾父，而不可以為眾父父。眾父父者所以迹也治

亂之率也。言非但治主乃為亂率北面之禍也。夫桀紂非能殺賢臣乃賴聖知

聖人不惑
祝之反又
州六反

之迹以禍之

南面之賊也

田恒非能殺君乃資仁義以賊之

堯觀乎華

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

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

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

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

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

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

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

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物皆得所而志定也富

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寄之天下故無事也夫聖人

明君不愧

鶉居

无意而期安也

而穀食

仰物而足

鳥行而无彰

率性而動非常迹也

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猖狂忘行而自蹈大方也

天下无

道則脩德就間

雖湯武之事者順天應人未為不間也故无為而无不為者非不間也

千歲

厭世去而上僊

夫至人極壽命之長任窮理之變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云厭世而上僊也

乘

彼白雲至于帝鄉

氣之散无不之

三患莫至身常

无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

請問封人曰退已堯治天下伯成子高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

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

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

佞於執反

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无落吾事，佞佞乎耕而不顧。

夫禹時三聖相承治成德備功美漸去故史籍无所載仲尼不

能間是以雖有天下而不與焉斯乃有而无之也故考其時而禹為最優計其人則雖三聖故一堯耳時无聖人故天下之心俄然歸啓夫至公而居當者付天下於百姓取與之非已故失之不求得之不辭忽然而往侗然而來是以受非毀於廉節之士而名列於三王未足怪也莊子因斯以明堯之弊弊起於堯而釁成於禹況後世之无聖乎寄遠迹於子高使棄而不治將以絕聖而反一遺知而寧極耳其實則未聞也夫莊子之言不可以一塗詰或以黃帝之迹无堯舜之脛豈獨貴堯而賤禹哉故當遺其所寄而錄其絕聖棄知之意焉

泰初有无无有无名

无有故
无所名

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

一者有之初至妙者也至妙故未有物理

之形耳夫一之所起起於至一非起於无也然莊子之所以屢稱无於初者何哉初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猶上不資於无下不待於知突然而自得此

生矣又何營生於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物得以生謂之德

夫无不能生物而云物得以生乃所以明

物生之自得任其自得斯可謂德也

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間謂之

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

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

夫德形性命因變立名其於自爾一也

性脩

反德德至同於初

恒以不為而自得之

同乃虛虛乃大

不同於初而中道有為則其懷中故為有物也有物而容養之德小矣

合喙鳴

无心於言而自言者合於喙鳴

喙鳴

合與天地為合

天地亦无心而自動

其合緝緝若愚若

昏

坐忘而自合耳非照察以合之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德玄而所順者大矣

夫

志形幾道

放甫往反

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

可然不然若相放效強以不可為可辯者有言曰離

堅白若縣寓言其高顯易見若是則可謂聖人乎

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

狸之狗成思獲狙之便自山林來言此皆失其常然也

丘子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

凡有首有趾无心无耳者衆首趾猶始終也无心无耳言其自化

有形者與无形无狀而皆存者盡无言有形者

善變不能與无形无狀者並存也故善治道者不以故自持也將順日新之化而已其動止也其死生

也其發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此言動止死生盛衰廢興未始

不尚賢
勉免

有恒特自然而然而非其所用而然故放之而自得也

有治在人

不在乎主自用

忘乎物忘

乎天其名爲忘已

天物皆忘非獨忘已復何所有哉

忘已之人

是之謂入於天

人之所不能忘者己也己猶忘之又奚識哉斯乃不識不知而冥於自然

蔣問

勉見季徹曰魯君謂勉也曰請受教辭

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

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

而无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

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

怒辭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

必服恭儉非忘儉而儉也拔出

軼
轍

公忠非忘忠而忠也故雖无阿私而不足以勝矯詐之任也

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

覲 詩逆反

汙 武剛反

其觀臺

此皆自處高顯若臺觀之可觀也

多物將往

將使物不止於本性之分而矯趾自多以

附投迹者衆

亢足投迹不安其本步也

蔣問菟覲覲然驚

曰菟也汙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

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

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

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

不知其所由然

夫志各有趣不可相效也故因其自搖而搖之則雖搖而非為也因其自蕩而蕩之則雖

蕩而非動也故其賊心自滅獨志自進教成俗易悶然无迹履性自為而不知所由皆云我自然矣舉皆也

若然

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溟滓甚貴

之謂也不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

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居者不逐於外也心不居則德

抱樸矯俗

楮苦骨反

張本有機字

數

數所角反又沃音逸
沃或作湯
為張本似
湯

也不同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
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
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
抽數如沃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
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
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習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

瞞 武版反

墮 許規反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
 羞而不為也。夫用時之所用者乃純備也。斯人欲脩純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也。子貢瞞
 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
 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
 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眾。獨弦哀歌。以
 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
 墮。汝形骸而庶幾乎。不忘不墮則无庶幾之道。而身之不
 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吾
 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然不自得。行三
 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

神人元之

茫莫剛反

教誓 五蒸反

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

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謂孔子也不知

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

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即用百姓之心耳

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

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

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茫乎溥備哉功

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此乃聖王之道非夫人也子貢聞其假脩之說而服之未知純

白者之同乎世也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

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教誓然不顧

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

之非譽无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

之謂風波之民

此宋榮子之徒未足以為全德子貢之迷沒於此人即若列子之心醉於季咸也

反

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

之術者也

以其背今向古着為世事故知其非真渾沌也

識其一不知其

二

徒識脩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

治其內而不治其外

夫真渾沌

都不治也豈以外內為異而偏有所治哉

夫明白入素无為復朴體性

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

此真渾沌

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則雖遊於世俗而泯然无迹豈必使汝驚哉

且渾沌氏之術子與

汝何足以識之哉

在彼為彼在此為此渾沌玄同孰識之哉所識者常識其迹耳

諄芒

神人無迹

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皆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為之則不化也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言其指麾顧盼而民各至其性也任其自為故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率自不藏。

超超

是非美惡

无是非於曾中而任之天下

四海之內共利之

為悅共給之之為安

无自私之懷也

怵乎若嬰兒

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

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

不知其所從此謂德人之容

德者神人迹也故曰容

願

聞神人

願聞所以迹也

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

乘光者乃

无光

此謂照曠

无我而任物空虛无所懷者非闇塞也

致命盡情天地

樂而萬事銷亡

情盡命至天地樂矣事不妨樂斯无事矣

萬物復情此

之謂混冥

情復而混冥无迹也

門无鬼與赤張滿稽觀

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

鬼司馬作畏均治民足

至德自治

焦將遠反

繼大計反又吐帝反

乎故離此患也。門无鬼曰：天下均治而

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言二聖俱以亂故治

之則揖讓之與用師直是時異耳未有勝負於其間也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

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均治則願各足矣復何為計有虞氏之德

而推以為君哉許无鬼之言是也有虞氏之藥瘍也。天下皆患創亂故求虞氏之藥禿

而施緦，病而求醫，孝子採藥以脩慈父

其色，焦然。聖人羞之。明治天下者非以為榮至德之世

不尚賢。賢當其位非尚之也不使能。能者自為非使之也上如標枝。出物上而

不自高也民如野鹿。放而自得也端正而不知以為義

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

標方小反及

忠孝不顯

當而不知以為信率性自然非由知也蠢動而相使不

以為賜用其自動故動而不謝是故行而无迹主能任其自行故无迹也

事而无傳各止其分故不傳教於彼也孝子不諛其親忠臣

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

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

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

而未知此其必然邪此直違俗而從君親故俗謂不肖耳未知至當正在何許世

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

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

而尊於君邪言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俗不謂之諂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更在於從俗也是以聖人未

張本有罪字

嘗獨異於世必與時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有背俗而用我哉

謂已導人則勃然作

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世俗遂以多同為王故謂之導諛則作色不受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亦不問道理期於相善耳

合

譬言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

夫合譬飾

辭應受導諛之罪而世復以此得人以比聚眾亦為從俗者恒不見罪坐也

垂衣裳設采色動

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

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

也

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

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

終身不靈

夫聖人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故隨而任之

三人行而一

嗑 許甲反

缶當作垂
鍾當作踵

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

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

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

天下都惑雖我有未嚮至道之情而然不可得故堯舜湯武隨時而已 大聲不入於里耳 非委巷之

所尚也 折揚皇華則嗑然而笑 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笑也 是故

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 不以存懷 至言不出俗

言勝也 此天下所以未曾用聖而常自用也 以二缶鍾惑而所適

不得矣 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 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

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

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 即而同之

厲音賴

民不顯惡

趣舍失性

斷徒亂反

悛子公反

嚼濁

不推誰其比憂

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也則相與无憂於一世矣

厲之人

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

恐其似已也

厲惡人也言天下皆不願為惡及其為惡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而厲者自思善故

我无為而天下自化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

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

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

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

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

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悛中

顛四曰五味嚼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

滑骨

繳灼 皖環
反版

天道

靜鑑

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揚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辭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莊子外篇天道第十三 郭象注 天道運而无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

張本有然字

鏡乃孝反

張本有也字

无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无所積故

海內服

此三者皆恣物之性而无所牽滯也

明於天通於聖六通

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无

不靜者矣

任其自為故雖六通四辟而无傷於靜也

聖人之靜也非曰

靜也善故靜也

善之乃靜則有時而動也

萬物无足以鏡

心者故靜也

斯乃自得也

水靜則明燭鬚眉平

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

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

也

夫有其具而任其自為故所照无不洞明

夫虛靜恬淡寂漠无為者

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

凡不平不至者生於有為

故帝王

備倫江南本作

聖人休焉

未嘗動也

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

倫理也

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

不失其所以動

靜則

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

夫無為也則羣才為品各任其事而自當

其責矣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之謂也

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

患不能處年壽長矣

俞俞然從容自得之貌

夫虛靜恬

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尋其本皆在不為中來

明

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

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

以此處下立聖素王之道也

此皆無為之至也有其道為天下所歸而

無其爵者所謂素王自貴也

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

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

天下一也

此又其次也故退則巢許之流進則伊望之倫也夫五為之體大矣天下何所不為哉故主上不為冢宰之任則伊

呂靜而司尹矣冢宰不為百官之所執則百官靜而御事矣百官不為萬民之所務則萬民靜而安其業矣萬民不易彼我之所能則天下之彼我靜而自得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下及昆蟲孰能有為而成哉是故彌无為而彌尊也 靜而聖動而王 時行則止

則止 无為也而尊

自然為物所尊奉

樸素而天下莫能

與之爭美

夫美配天者唯樸素也

夫明白於天地之德

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

天地以无為為德故

明其宗本則與天地无逆也

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

夫順天所

以應人也故天和至而人和盡也

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

者謂之天樂

天樂適則人樂足矣

莊子曰吾師乎吾師

有无利用

乎。整萬物而不為戾。變而相雜故曰整。自整耳。非吾師之暴戾。澤及萬

世而不為仁。仁者兼愛之名耳。無受故無所稱仁。長於上古而不

為壽。壽者期之遠耳。無期故無所稱壽。覆載天地，刻彫眾形而

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皆自爾故無所稱巧。此之謂天樂。忘樂而樂足。故

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

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

樂者，无天怨，无人非，无物累，无鬼責。故

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雖殊，无心一也。一心定而

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常无心故王天下而不疲病。一

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

於萬物此之謂天樂

我心常靜則萬物之心通矣通則服不通則叛

天樂

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

聖人之心所以畜天下者奚為哉天樂而已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

以无為為常无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

有餘者間暇之謂也

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不足者汲汲然欲為

物用也欲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及其為臣亦有餘也

故古之人貴夫无為也

上无為也下亦无為也是下與上同德

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

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

主

夫工人无為於刻木而有為於用斧主上无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

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无為之理至矣

上必无為而用

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

也无為之言不可不察也夫用天下者亦有用之為耳然自得此為率性而動故謂之无為也今之為天下用者亦自得耳但居下者親事故雖舜禹

為巨猶稱有為故對上下則君靜而臣動比古今則堯舜无為而湯武有事然各用其性而天機玄發則古今上下无為誰有為也故古

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

雖彫萬物不自悅也能雖窮海内不自

為也夫在上者患於不能无為而代人臣之所司使咎繇不得行其明斷后稷不得施其播殖則羣才失其任而主上困於役矣故冕旒垂目

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斯乃无為而无不為者也故上下皆无為矣但上之无為則用下下之无為則自用也天不產

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所謂自爾帝王无

為而天下功功自彼成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

本末相須

刑張本作形

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同乎天地之无為也

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

也。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

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

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

比，詳治之末也，鍾鼓之音，羽旄之容，樂

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

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

從之者也。

夫精神心術者，五末之本也，任自然運動則五事之末不振而自舉也。

末學者，

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

所以先者本也。

君先而

張本有矣字

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

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

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言此先後雖是人事

然皆在至理中來非聖人之所作也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

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

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

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人道乎明夫尊卑

先後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

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言非但人倫所尚也語道而

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

安取道

所以取道為有序也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

天而道德次之

天者自然也自然既明則物得其道也

道德已明而

仁義次之

物得其道而和理自適也

仁義已明而分守次

之

理適而不失其分也

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

得分而物物之名各當其形也

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

无所復改

因任已明而

原省次之

物各自任則罪責除也

原省已明而是非次

之

各以得性為是失性為非

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

賞罰者失得之報也

夫至治之道本在於天而未極於斯

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

履位

官各當其才也

仁賢不肖襲情

各自行其所能之情

必分其

能

无相易業

必由其名

名當其實故由名而實不濫也

以此事上以此

畜下。以此治物。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

自先明天以下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此自然先後之序也

驟

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

所治也。安能治人。

治人者必順序

驟而語形名。賞

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

治道先明天不為棄賞罰也但

當不失其先後之序耳

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

則天地

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夫用天下者必大通順序之道禮法數

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

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寄此事於羣才斯乃畜下也昔者舜

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

教无告无告者所謂頑民也不廢窮民恒加恩也苦死者嘉孺

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

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

天德而出寧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日月照而四時行

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此皆不為而自然也堯

曰膠膠擾擾乎自嫌有事子天之合也我人之

膠交卯反

仁義迂闊

藏書如字徵
藏才浪反

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爲哉。天地而已矣。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太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

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

心物愷，兼愛无私。此仁義之情也。上常人之所謂仁義

者也。故寄孔老以正之。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

亦迂乎？夫至仁者无愛而直前也。无私焉，乃私也。世所謂无私者釋已而愛人夫

愛人者欲人之愛已，此乃甚私，非忘公而公也。天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

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

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羣矣；樹木固

有立矣。皆已自足。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

已至矣。不待於兼愛也。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

鼓而求亡子焉？亡由得之。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偈居謁反

卷之

下

庚

智巧為竊

生謂粟帛
熟謂飲食

事至而愛當義而止斯忘仁
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真矣

王成綺見老子而問曰

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

願見百舍重趼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

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言其不
惜物也而棄妹不仁

也无近思
故曰棄生熟不盡於前至足故
恒有餘而積斂无

崖萬物歸懷來者受
之不小立界畔也老子漠然不應不以其
言槩意士成

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

心正卻矣何故也自怪刺機之
心所以壞也老子曰夫巧

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勝過
去也昔者子

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

馬隨物所名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有實故不以毀譽經

也心再受其殃一毀一譽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斯所以再受其殃也吾服也恒

服服者容行之謂也不以毀譽自殃故能不變其容吾非以服有服有為為之則不能恒服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脩身

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進趨不安之貌而目衝然

衝出之貌而頽頽然高露發美之貌而口闕然墟豁之貌而狀義

然踉政自持之貌似繫馬而止也志在奔馳動而持不能自舒放也

發也機趣舍速也察而審明是非也知巧而覩於泰泰者多於

本性之謂也巧於見泰則拙於抱朴凡以為不信凡此十事以為不信性命而蕩夫毀譽皆非脩身之道也

邊境有人焉其名為竊亦如汝所行非正人也老子曰

頽去軌反
闕口覽反

至德不遷

揀柄

塵垢言語

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无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用世故不患其大也天下奮揀而不與之偕靜而順之審乎无假而不與利遷任真而直往也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進道德也賓禮樂以情性為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定於无為也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

糟粕聖言

扁篇又符珍反

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

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

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其貴在

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

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

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

彼之情。得彼請唯忘言遺書者耳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而世豈識之哉。此絕學去尚之意也桓公讀書於堂上。

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

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

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此言物各有性，教學之無益也。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

天運

調攝陰陽

施李作弛式
氏反
有張作在

魄已矣

當古之事已滅於古矣雖或傳之豈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變故絕學任性與時變化而後至焉

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

郭象注

天其運乎

不運而自行也

地其處乎

不處而自止也

日月其

爭於所乎

不爭所而自代謝也

孰主張是孰維網是

皆自爾

孰居无事推而行是

无則无所能推有則各自有事然则无事而推行是者誰乎哉各自自行耳

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

轉而不能自止邪

自爾故不可知也

雲者為雨乎雨

者為雲乎

二者俱不能相為各自爾也

孰隆施是孰居无事

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

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

詔 未遠及

六極 四方上下也

兼忘天下

問何故

設問所以自爾之故

巫咸詔曰來吾語汝天有

六極五常

夫物事之近或知其故然尋其原以至乎極則无故而自爾也自爾則无所稍問其故也但當順之

帝

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

夫假學可變而天性不可逆也

九洛之

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载之此謂

上皇

順其自爾故也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

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

親何為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

无親

无親者非薄惡之謂也夫人之一體非有親也而首自在上足自處下府藏居内皮毛在外外内上下尊卑貴賤於其體中各任其極而

未有親愛於其間也然至仁足矣故五親六族賢愚遠近不失分於天下者理自然也又奚取於有親哉

大宰曰蕩聞

之无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

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

不足以言之必言之於忘仁忘孝之地然後至耳此非過孝之言

也不及孝之言也凡名生於不及者故過仁孝之名而涉乎无名之境然後至焉夫南

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真山是何也

則去之遠也真山在乎北極而南行以觀之至仁在乎无親而仁愛以言之故郢雖見而愈遠真山仁孝雖彰而愈非

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

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

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

兼忘我難夫至仁者百節皆適則終日不自識也聖人在上非有為也志之使各自得而已耳自得其為則眾務自適羣生自

足天下安得不各自忘我哉各自忘矣主其安在乎斯所謂兼忘也夫德遺堯舜而不為

也

遺堯舜然後堯舜之德全耳若係之在心則非自得也

利澤施於萬世天下

莫知也

泯然常適

豈直太息而言仁孝乎哉

失於江湖

乃思

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

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

并必領反

并焉

并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於身身猶忘之況國爵乎斯貴之至也

至富國財并焉

至富者曰足而已故除天下之財也

至願名譽并焉

所至願者適也得適而仁孝之名都去矣

是

以道不渝

去華取實故也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

樂和入妙

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

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

自得

不自得坐忘之謂也

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

人微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

由此觀之。知夫至樂者。非音聲之謂也。必先順乎天。應乎人。得於心而適於性。然後發之以聲。奏之以曲。耳故咸池之樂。必待黃帝之化。而後成焉。

四

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

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

自然律呂以滿天地之間。但當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順而不奪。則至樂全。

執虫虫始作。吾驚之以雷霆。

因其自作而用其所以動。

其卒无尾。其始无首。

運轉无休。

一死一生。一償

一起。所常无窮。

以變化為常則所常者无窮也。

而一不可待。汝

故懼也。

初聞无窮之變。不能待之以一。故懼然悚聽。

吾又奏之以陰陽

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

所謂用天之道。

其聲能短

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

齊一於變。

償方問反

化故不
主故常

在谷滿谷在阬滿阬

至樂之道
无不周也

塗卻守

神塞其
允也

以物為量

大制
不割

其聲揮緯

所謂
闡諧

其名高

明

名當其實
則高明也

是故鬼神守其幽

不離
其所

日月星辰

行其紀

不失
其度

吾止之於有窮

常在極
上住也

流之於

无止

隨變而
往也

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

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

故闡然恣
使化云

儻

然立於四虛之道

弘敞无
偏之謂

倚於槁梧而吟

无所復
為也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

吾既不及已矣

言物之知力
各有所齊限

形充空虚乃至

委蛇汝委蛇故怠

夫形充空虚无身也无身故能委
蛇委蛇任性而悚懼之情怠也

吾

又奏之以无怠之聲

意既怠矣乃復无怠此其至也

調之以自

然之命

命之所有者非為也皆自然耳

故若混逐叢生

混然无係隨叢而生

林

樂而无形

至樂者適而已適在體中故无別形

布揮而不曳

自布耳幽

昏而无聲

所謂至樂

動於无方

夫動者豈有方而後動哉

居於窈

冥

所謂寧極

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

謂之榮行流散徒不主常聲

隨物變也

世疑之

稽於聖人

明聖人應非世唱也

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

命也

故有情有命者莫不資焉

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

之謂天樂

忘樂而樂足非張而後備

无言而心悅

心悅在適不在言也

故

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

道不應時

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汝欲聽

之而无接焉，而故惑也。此乃无樂之樂樂之至也樂也者，

始於懼，懼故崇。懼然悚聽，故是崇耳，未大和也。吾又次之以怠，

怠故遁。迹稍減也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

可載而與之俱也。以无知為愚，愚乃至也。孔子西遊於

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

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

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行

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

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

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遊居寢

卧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昧焉

廢棄之物於時
无用則更致他

也妖

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翦狗取弟

子遊居寢卧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

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

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昧

邪

此皆絕聖棄知之意耳无所稍嫌也夫先王典禮所以
適時用也時過而不棄即為良妖所以興矯效之端也

夫水行

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

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

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

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无

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傳。應物

而不窮者也。時移世異。禮亦宜變。故因物而无所係焉。斯不勞而有功也。且子獨不

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

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

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

於同而矜於治。期於合時宜。應治體而已。故譬言三皇五帝

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邪。其味相

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

變者也。彼以為美而此或以為惡。故當應時而變。然後皆適也。今取獲狙而衣

慊反若慊

曠扶真反

受道有器

以周公之服。彼必齟齬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獲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曠而不知曠之所以美。

況夫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也時過而不棄則醜人也惜乎。而夫子其窮哉。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

老子

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
 度數，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惡乎
 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
 未得。此皆寄孔老以明絕學之義也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
 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
 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
 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
 人莫不與其子孫。然而不可者，无他也。
 中无主而不止。心中无受道之質則雖聞道而過去也外无正而不
 行。中无主則外物亦无正已者也故未嘗通也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

張本有者字

人不出

由中出者聖人之道也外有能受之者乃出耳

由外入者无主於

中聖人不隱

由外入者假學以成性者也雖性可學成然要當內有其質若无主於中則无以藏聖道也

名

公器也

夫名者天下之所共用

不可多取

矯飾過實多取者也多取而天下亂也

仁

義先王之遽廬也

猶傳舍也

止可以一宿而不

可久覲觀而多責

夫仁義者人之性也人性有變古今不同也故遊寄而過去則冥若無滯而係於一

方則見見則偽生偽生而責多矣

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

義

隨時而變无常迹也

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

立於不貸之圃逍遙无為也

有為則非仁義

苟簡

易養也

且從其簡故易養也

不貸无出也

不貸者不損已以為物也

古者

謂是采真之遊

遊而任之斯真采也采真則色不偽矣

以富為是者

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

者不能與人柄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各沒命於所是所是而以沒其命者非立乎不貸之圃也

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舍之悲者操之不能不慄也而一无所

鑿以闕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言其知進

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

之器也唯循大變无所湮者為能用之

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

弗開矣守故不變則失正矣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

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

蚊虻嚙膚則通昔不寐矣外物加之雖小而傷性已大也夫仁

大惑易性

嗜子盍反

惜七感反

張本有傑字

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尚之以加其性故亂

吾子

使天下无失其朴

質全而仁義著

吾子亦效風而

動揔德而立矣

風自動而依之德自立而秉之斯易持易行之道也

又奚傑然

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

言夫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其猶擊鼓而求逃者无

由得也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

自然各已

足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

俱自然耳无所偏尚

名譽言之

觀不足以為廣

夫至足者忘名譽忘名譽乃廣耳

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

言仁義之譽皆生於不足

不

若相忘於江湖

斯乃忘仁而仁者也

孔子見老聃歸三

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

求治則亂

嚙 許却反
江南本有舌
舉而不能訶
六字

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謂老聃能變化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言其因御无方自然已足予口張而不能嚙。予又何規老聃哉？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子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

江南有也者
二字

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

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

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

曰小子少進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

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

死不哭而民不非也若非之則強哭堯之治天下

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

非也殺降也言親疏有降殺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

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教之速也不

至乎孩而始詭誰者別人之意也未孩已擇人言其競教速成也則人始有

天矣不能同彼我則心競於親疏故不終其天年也禹之治天下使民心

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此言兵有順則天下已有不順故也殺盜非

殺盜自應死殺之順也故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不能太齊萬物而人人自別斯

人自為種也承百代之流而會乎當今之變其弊至於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聖知之迹非亂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亂是以天

下大駭儒墨皆起此乃百代之弊其作始有倫而

今乎婦女今之以女為婦而上下悖逆者非作始之无理但至理之弊遂至於此何言哉弊生於理

故无所復言余語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

治之而亂莫甚焉必弊故也三皇之知上悖日

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

其知慥於厲蠱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

質悟

其性命之情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

恥乎其无恥也子貢蹙蹙然立不安子貢本謂

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三王於五帝耳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談矣孔子謂老聃曰

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

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

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鈎用

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

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

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所以迹者真性也夫任物之真

性者其迹則六經也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

以類相感不待
而化非其類故不
能化先王之陳止
張本云感風
化下同
依化人

出而迹豈履復哉

況今之人事則以自然為履六經為迹

夫白鴟之相

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虫虫雄鳴於上風雌

應於下風而風化

鴟以眸子相視蟲以鳴聲相應俱不待合而便生子故曰風化

類自

為雌雄故風化

夫同類之雌雄各自有以相感相感之異不可勝極苟得其類其化不難故乃有遙感而

也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

可壅

故至人皆順而通之

苟得於道无自而不可

雖化者无方而

也皆可

失焉者无自而可

所在皆不可也

孔子不出三

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獺魚傳沫細

要者化

言物之自然各有性也

有弟而兄啼

言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

久

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

化人

夫與化爲人者任其自化者也若繕六經以說則疏也

老子曰可丘得之

矣

南華真經卷第五

卷之二
下

南齊書卷之二
下



南華真經卷第六



刻意

守純素

莊子外篇刻意第十五

郭象注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間曠釣魚間處無為而已矣此江

海之士避世之人間暇者之所好也吹
响呼吸吐故納新能經鳥申為壽壽而已

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

之所好也

此數子者所好不同恣其所好各之其方亦所以為逍遙也然此僅各自得焉能靡所不樹哉若夫使萬物各得其

分而不自失者故當付之无所執為也

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義而

脩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間不導引而

壽

所謂自然无不忘也无不有也

忘故能有若有之則不能收其心矣故有者非有之

而有也忘而有之也澹然无極而眾美從之

若厲己以為之則不能无極而眾惡生

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

不為萬物而萬物自生者天地也不為百行而百行

自成者聖人也

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無為此天

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

非夫寂寞無為也則危其平而喪其質也

故曰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

休乎恬淡寂寞息平虛無無為則雖歷乎阻撿之變常平夷而

無難平易則恬淡矣

患難生於有為有為亦生於患難故平易恬淡交相成也

平易

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

泯然與正理俱往

故其德全而神不虧

夫不平不倏者豈唯傷其形哉神德並喪於內也

故曰

聖人之生也天行

任自然而運動

其死也物化

蛻然無所

係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

動靜無心而付之陰

也陽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

無所唱也迫

而後動

會至乃動

不得已而後起

任理而起吾不得已也

去知

與故循天之理

天理自然知故無為乎其間

故无天災

災生於違天

无物累

累生於逆物

无人非

與人同者衆必是焉

无鬼責

同於自得故无責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

况然无所惜也

不思慮

付之天理

豫謀

理至而應

光矣而不耀

用天下之自光非吾耀也

信矣而不

期

用天下之自信非吾期也

其寢不夢其覺无憂其神純

粹

一无所欲

其魂不罷

有欲乃疲

虚无恬惓乃合天德

乃與天地合其恬惓之德也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

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樂德之

至也

至德常適故情无所繫

一而不變靜之至也

靜而一者不可變也

无所於忤虛之至也

其心豁然確盡乃无纖介之違

不與物交

淡之至也

物自來耳至淡者无交物之情

无所於逆粹之至也

若雜乎濁欲則有所不順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

不已則勞勞則竭

物皆有當不可失也

水之性不雜則

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

德之象也

象天德者无心而階會也

故曰純粹而不雜

无非至當

之事也

靜一而不變

常在當上住

淡而无為

與會俱而已矣

動

而以天行

若夫逐欲而動人行也

此養神之道也夫有

干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貴之

至也

況敢輕用其神乎

精神四達並流无所不極上

際於天下蟠於地

夫體天地之極應萬物之數以為精神者故若是矣若是而有落天地之功者任天

行耳非輕用也

化育萬物不可為象

所育无方

其名為同

帝同天帝純素之道唯神是守守而勿失

與神為一常以純素守乎至寂而不蕩於外則真也一之精通合于天

倫精者物之真也野語有之曰眾人重利廉士重

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與神為一非守神也不遠其精非貴精也然其迹則貴守之也

故素也者謂其无所與雜也純也者謂

其不虧其神也苟以不虧為純則雖百行同舉萬變參備乃至純也苟以不雜為素則雖龍章鳳姿情平有非

常之觀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質而雜于外飾則雖大羊之鞞庸得謂之純素哉能體純素謂之

真人

莊子外篇繕性第十六 郭象注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已治性於俗矣而欲以俗學復性命之本

繕性

張本無下一俗字

怡智相養

所以求者愈非其道也

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明

已亂其心於欲而方

復役思以求明思之愈精失之愈遠

謂之蔽蒙之民

若夫發蒙者必蔽俗去欲而後幾焉

古

之治道者以恬養知

恬靜而後知不蕩知不蕩而性不失也

生而无

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夫元以知為而任其自知則雖知周萬物而恬然自

得也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

知而非為則无害於

恬恬而自為則无傷於知斯可謂交相養矣二者交相養則和理之分豈出他哉

夫德和也道理也

和故无不得道故无不理

德无不容仁也

无不容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

道无

不理義也

无不理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著焉

義明而物親忠也

若夫義明而不由忠則物愈疏

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

仁義發中而還任本懷則志得

矣志得矣其迹則樂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

信行容體而順乎自

編 江南作偏

得張本作應

然之節文者其述則禮也禮樂徧行則天下亂矣以一體之所履一志之所樂行

之天下則一方得而萬方失也彼正而蒙已德德則不冒冒則

物必失其性也各正性命而自蒙已德則不以此冒彼也若以比冒彼安得不失其性哉古之

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

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

萬物不傷羣生不夭人雖有知无所用

之任其自然而已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

而常自然物皆自然故至一也逮德下衰夫德之所以下衰者由聖人不繼世則在上者不能

无為而羨无為之迹故致斯弊也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

順而不一世已失一或不可解故釋而不推順之而已德又下衰及神

漚
古竟反

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安之於其所安而已

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

流漚淳散朴聖人无心任世之自成成之漚薄皆非聖也聖能任世之自得耳豈能使世得聖哉故皇王之迹與世俱

遷而聖人之道未始不全也離道以善善者過於適之稱故有善而道不全險德以行

行者違性而行之故行立而德不夷然後去性而從於心以心自役則性去也

與心識彼我之心競為先識无復任性也知而不足以定天下

志知任性斯乃定也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

博溺心文博者心質之飾也然後民始惑亂无以反其

性情而復其初初謂性命之本由是觀之世喪道

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夫道以不貴故能存世然世存

則貴之貴之道斯喪矣道不能使世不貴而世亦不能不貴於世故交相喪也

道之人何由興乎

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

若不貴乃交相興也

道无以興

乎世世无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

之中其德隱矣

今所以不隱由其有情以興也何由而興由无貴也

隱故不自

隱

若夫自隱而用物則道世交相興矣何隱之有哉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

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

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

莫知反一以息迹而逐迹以求

一愈得迹愈失一斯大謬矣雖復起身以明之開言以出之顯知以發之何由而交興哉祇所以交喪也

當時命而大

行乎天下

此澹漠之時也

則反一无迹

反任物性而物性自一故无迹

不

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此不能澹漠之時也

則深根寧

極而待

雖有事之世而聖人未始不澹漠也故深根寧極而待其自為耳斯道之所以不喪也

此存身

之道也

未有身存而世不興者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

知

任其真知而已

不以知窮天下

此淡泊之情也

不以知窮

德

守其自得而已

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

為哉

危然獨正之貌

道固不小行

遊於坦途

德固不小識

塊然大通

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

矣樂全之謂得志

自得其志獨夷其心而无哀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古之所

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无以益

其樂而已矣

全其内而足

今之所謂得志者軒

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

張本有之有二字

秋水
存大

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在外物耳得
朱之非我也

故不為軒冕肆志。

淡然自若不
覺寄之在身

不為

窮約趨俗。

曠然自得
不覺窮之在身

其樂彼與此同。

彼此謂軒
冕與窮約

故无憂而已矣。

亦无欣歡
之喜也

今寄去則不樂，由

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

夫寄去則不樂者，寄來
則荒矣。斯以外易內也。

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

之民。

營外齋內
其置倒也

莊子外篇秋水第十七

郭象注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

涯之間，不辯牛馬。

言其
廣也

於是焉，河伯欣然

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知其小而不能自大，則理分有素，政尚之情，無為乎其間。

北海若

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

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夫物之所生而安者趣各有極

今爾

出於涯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

與語大理矣

以其知分故可與言理也

天下之水莫大於

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

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

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

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

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天地之間猶小

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

以自多

窮百川之量而縣於河河縣於海海縣於天地則各有量也此發辭氣者有似乎觀大可以明小尋其意則不然夫世之所患

畧力罪反

江南作五常之
所運

者不夷也故體大者快然謂小者為无餘質小者塊然謂大者為至足是以上
下夸跛俯仰自失此乃生民之所惑也惑者求正正之者莫若先極其差而因
其所謂所謂大者至足也故秋豪无以累乎天地矣所謂小者无餘也故天地
无以過乎秋豪矣然後惑者有由而反各知其極物安其分道遥者用其本步
而遊乎自得之場矣此莊子之所以發德音也若如惑者之說轉以大小相傾
則相傾者无窮矣若夫觀大而不安其小視小而自以為多將奔馳於勝負之
境而助天民之矜夸豈達乎莊生之旨哉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

似畧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内
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為之
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
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
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小大之辯各有階級不可相跂五帝之
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

所勞盡此矣不出乎一域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

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

自多於水乎物有定域雖至知不能出焉故起大小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辯也河伯曰

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

曰否夫物量无窮物物各有量时无止死與生皆時行分

无常得與失皆分終始无故日新也是故大知觀於

遠近故小而不寡各自足也大而不多亦无餘也知量

无窮攬而觀之知遠近大小之物各有量證舉明也今故猶古今故遥而

不悶遥長也掇而不跂掇猶短也知时无止證明古今知變化之不止於死

生也故不以長而悒悶短故為跂也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

掇
丁劣反

不憂知分之无常也

察其一盈一虛則知分之不常於得也故能忘其憂喜

明

乎坦塗

死生者日新之正道

故生而不悅死而不禍知

終始之不可故也

明終始之日新也則知故之不可執而留矣是以涉日新而不愕舍故而不驚死生

之化若一

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

所知各有限也

其

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

生時各有年也

以其至小

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

得也

莫若安於所受之分而已

由此觀之又何以知豪末

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

足以窮至大之域

以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豪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

皆為棄物天地不見大於秋豪則顧其形象

河伯曰世之議

倪五佳反又音詣又五米反

埽 音回反

張有耳字

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

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

視細者不明目之所見有常極不能无窮也故於大則有所不盡於細則有所不明直是目之所不逮耳精與大皆非

无也庸詎知无形而不可圍者哉夫精小之微也埽大之殷也

故異便大小異故所便不得同此勢之有也若无形而不可圍則无此異便之勢也

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有精粗矣故不得无形无形

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

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

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

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唯无而已何精粗之有哉夫言意者有也

張有之徒也三字

而所言所意者无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而後至焉

是故大人之行不

出乎害人

大人者无意而任天行也舉足而投諸吉地豈出害人之塗哉

不多仁恩

无害而不

自多其恩動不為利

應理而動而理自无害

不賤門

隸

任其所能而位當於斯耳非由

賤之故措之斯職

貨財弗爭

各使分定

不多辭讓

適中而已

事焉不

借人

各使自任

不多食乎力

足而已

不賤貪汗

理自无欲

行

殊乎俗

已獨无可无不所以與俗殊

不多辟異

任理而自殊

為在從

眾

從眾之所為

不賤佞諂

自然正直

世之爵祿不足以

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

外事不棲於心

知是非之

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

故玄同也

聞曰道

人不聞

任物而物性自通則功名歸物矣故不聞

至德不得

得者生於失也物各无失則得名去也

大人无已

任物而已

約分之至也

約之以至其分故真也夫唯極乎无形而不可圍者

為然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內惡至而

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

觀之物无貴賤

各自足也

以物觀之自貴而相

賤

此區區者乃道之所錯綜而齊之也

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已

斯所謂倒

也

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

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

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豪末之為丘

山也則差數覩矣

所大者足也所小者无餘也故因其性足以名大則豪末丘山不得異其名因其无

餘以稱小則天地稊米无所殊其稱若夫觀差而不由斯道則差數相加幾微相傾不可勝察也

以功觀之因

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
无而无之則萬物莫不无知東西之相

反而不可以相无則功分定矣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

皆欲自為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為唇齒唇齒者未嘗相為而唇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為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故因其自為而无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无矣因其不可相无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忘其自為之功而思夫相為之惠惠之愈勤而偽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无時可定也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

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
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

操觀矣物皆自然堯无不然物皆自然非故无不非无不非則无然矣无不然則不非矣无然无非者堯也有然有非者桀也然此二君

各受天素不能相為故因堯桀以觀天下之趣操其不能相為也可見矣昔者堯舜讓而帝之

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夫順天應

人而受天下者其迹則爭讓之迹也。尋其迹者失其所以迹矣。故絕滅也。由此觀之。爭讓之禮。

梁麗禮一音如字司馬云

梁麗小舟也崔云

屋棟也

狴姓又音生

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

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

騏驥驎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

狴。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豪末。晝出

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就其殊而任之則萬物莫不當也

故曰。蓋師是而无非。師治而无亂乎。是

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夫天地之理萬物之情以得我

為是失我為非。適性為治。失和為亂。然物无定極。我无常適。殊性異便。是非无主。若以我之所是。則彼不得非。此知我而不見彼者耳。故以道觀者。於是非无

當也付之天均恣之兩行則殊方異類同焉皆得也

是猶師天而无地師陰而

无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

愚則誣也

天地陰陽對生也是非治亂互有也將奚去哉

帝王殊禪三代

殊繼差其時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

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

汝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

俗之所貴有時而賤物之所大世或小之

故順物之迹不得不殊斯五帝三王之所以不同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

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若

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行

貴賤之道反覆相尋

无拘而志與道大蹇

自拘執則不夷於道

何少何多是

謂謝施

隨其分故所施无常

无一而行與道參差

不能隨變則不

齊於道

嚴乎若國之有君其无私德

公當而已

繇繇

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

天下之所同求

汎汎乎

其若四方之无窮其无所畛域

汎汎然无所不在

兼

懷萬物其孰承翼

掩御羣生反之分内而平往者也豈扶踈而承翼哉

是謂无

方

无方故能以萬物為方

萬物一齊孰短孰長

莫不皆足

道无

終始物有死生

死生者无窮之一變耳非終始也

不恃其成

成无常處

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

不以形為位而守之不變

年不可

舉

欲舉之令去而不能

時不可止

欲止之使停又不可

消息盈虛終則

有始

變化日新未嘗守故

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

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

但當就用耳

无動

而不變。无時而不移。

故不可執而守

何為乎。何不

為乎。夫固將自化。

若有為不為於其間則敗其自化矣

河伯曰。然

則何貴於道邪。

以其自化

北海若曰。知道者必

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

不以物害已。

知道者知其不能也。无能也則何能生我。我自然而生耳。而四支百體五藏精神已不為而自成矣。又何

有意乎生成之後哉。達乎斯理者必能遣過分之知。遺益生之情而乘變應權。故不以外傷內。不以物害已而常全也。

至德者

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

弗能賊。

夫心之所安則危不能危。意无不適故若不能若也。

非謂其薄之也。

雖心所安

亦不使犯之

言察乎安危。

知其不可逃也

寧於禍福。

安乎命之所遇

天江南作乎
躅文益反
躅文錄反

謹於去就

審去就之非已

莫之能害也

不以害為害故莫之能害

故

曰天在內人在外

天然在內而天然之所順者在外故大宗師曰知天人之所為者至矣明內外之分

皆非為也

德在乎天

杰人任知則流蕩失素也

知天人之行本乎

天位乎得

此天然之知自行而不出乎分者也故雖行於外而常本乎天而位乎得矣

躅躅而

屈伸

與機會相應者有斯變也

反要而語極

知雖落天地事雖接萬物而常不失其要極故天人

之道全也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

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

人之生也可不服牛

乘馬乎服牛乘馬可不穿落之乎牛馬不辭穿落者天命之固當也苟當乎天命則雖寄之人事而本在乎天也

故曰无以

人滅天

穿落之可也若乃走作過分驅步失節則天理滅矣

无以故滅命

不因其自為而故為

之者命其安在乎

无以得殉名

所得有常分殉名則過也

謹守而勿失

蛭音賢

藏用

踰勅甚

踰勅角

噴音悶

是謂反其真

真在性分之內

蔓憐蛇。蛇憐

風。風憐目。目憐心。蔓謂蛇曰。吾以一足

踰踰而行。予无如矣。今予之使萬足。獨

奈何。蛇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

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

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其所以然。

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无

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

吾安用足哉。

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

悅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

混小大於一歸之於自然

六反
鱖音秋藉也
疏作躡子

棄知慮魄然忘其為而任其自
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遙也

蛇謂風曰子動吾脊脅

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
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
然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而入於南海也
然而指我則勝我鱖我亦勝我雖然夫
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衆小
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弦歌不輟
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

恣其天機无所與爭斯小不勝者也然乘萬物御羣才之所為使羣才
各自得萬物各自為則天下莫不逍遙矣此乃聖人所以為大勝也

孔

張有之時二字

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

久矣而不得時也將明時命之固當故寄之求諱當堯舜而天

下无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无

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无為勞心於窮通之間夫水

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

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

若生者烈士之勇也情各有所安知窮之有命

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

勇也聖人則无所不安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命非已制故无所用

其心也夫安於命者无往而非逍遙矣故雖臣陳姜里无異於紫極間堂也无幾何將甲者進

曲見

小不足以知大猶

河伯之於北海若

也

埴坎

跳條

辭曰。以爲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衆口之辯。吾自以爲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无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

還旋
軒寒

頃久
早晚也

則接掖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軒蟹
 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
 而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
 時來入觀乎。此猶小鳥之自足於蓬蒿東海之鼈左足未
 入。而右膝已繫矣。明大之不遊於小非樂然於是逡巡而
 却。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
 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
 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
 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

鉅渠

趾此又時此亦反又側買反

玄冥妙本也
大通應迹也

是埳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自
 失也以小美大故自失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
 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蚤負山商鉅
 馳河也必不勝任矣物各有分不可強相希放且夫知不
 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
 非埳井之蛙與且彼方趾黃泉而登大
 皇无南无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无東
 无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言其无不至也子乃規
 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夫游无窮者非察辯所得是
 直用管闚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

養形忘累

去起據反又音祛又巨
却反

往矣

非其任者去之可也

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

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

矣直匍匐而歸耳

以此效彼兩失之

今子不去將忘

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去而不合

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莊子釣於濮水

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

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

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

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

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

糠粃爵祿

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

中。性各有所安也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

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

於國中，三日三夜。揚兵整旅莊子往見之，曰：南

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發

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

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鷦鷯得腐鼠，鷦鷯

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

梁國而嚇我邪？言物嗜好不同，願各有極莊子與惠子遊

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游，從容，是

嚇 許嫁反

儵 條又直留反又音由

樂全

張本有且字

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

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欲以起明相非而不

可以相知之義耳。子非我，尚可以知我之非魚，則我非魚亦可以知魚之樂也。惠子曰：我非子，固

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

樂全矣。舍其本言而給辭以難也。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

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

我，我知之濠上也。尋惠子之本言云：非魚則無緣相知耳。今子非我也，而云汝安知魚樂者，是知我之

非魚也。苟知我之非魚，則凡相知者果可以此知彼，不待是魚然後知魚也。故循子安知之云，已知吾之所知矣。而方復問我，我正知之於濠上耳，豈待入水

哉。夫物之所生而安者，天地不能易其處，陰陽不能回其業，故以陸生之所安，知水生之所樂，未足稱妙耳。

莊子外篇至樂第十八 郭象注

至樂

至樂無為

天下有至樂，无有哉，有可以活身者，无

有哉。志歡而後樂足，樂足而後身存，將以為有樂邪？而身以存而无憂。今奚為奚

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擇此八者，莫足以活

身唯无擇而任其所遇乃全耳。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

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

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

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

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

為形也，亦愚哉。凡此失之无傷於形而得之有損於性，今反以不得為憂，故愚。夫富者

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

昏
昏門

蹲
七旬反
又音存

也亦外矣

內其形者
知足而已

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

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

故親其形者自
得於身中而已

人之生

也與憂俱生壽者昏昏久憂不死何之

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

夫貴生然後能忘憂忘憂而後
生可樂生可樂而後形是我有

富是我物貴
是我榮也

列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

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

為善矣不足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

人

善則過當
故不周濟

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

唯中庸之
德為然

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

成誠有善无有哉

故當緣督
以為經也

今俗之所為與

江南本作吾以无
為而成者為樂
矣

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

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羣趣者誣誣然

如將不得已舉羣趣其所樂乃不避死也而皆曰樂者吾未

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无懷而恣物耳果有樂无

有哉吾以无為誠樂矣夫无為之樂无憂而已又俗之

所大苦也故曰至樂无樂至譽无譽俗以無譽

為樂美善為譽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无為

可以定是非我无為而任天下之是非是非者各自任則定矣至樂活身唯

无為幾存百姓定則吾身近乎存也請嘗試言之天无為

以之清也无為以之寧皆自清寧耳非為之所得故两无

江南有生字

遺情累

為相合萬物皆化

不為而自合故皆化若有
意乎為之則有時而滯也

芒乎芴

乎而无從出乎

皆自出耳未有
為而出之也

芴乎芒乎而无

有象乎

无有為
之象

萬物職職皆從无為殖

皆自
殖耳

故曰天地无為也而无不為也

若有為則
有不濟也

人

也孰能得无為哉

得无為則无
樂而樂至矣

莊子妻死惠

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

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

始死也我獨何能无槩然察其始而本

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

芴忽

噉古吊反

滑滑音

化空

蹙紀衛反

也。而本无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噉噉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未明而槩已達而止，斯所以誨有情者，將令推至理

以遣累也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崐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蹙蹙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

兩謬

髡苦竟反又
許竟反又
呼交反

化空

張本有向字

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斯皆先示有情
然後尋至理以

遣之若云我本无情故能无憂則夫有情者
遂自絕於遠曠之域而迷困於憂樂之境矣

莊子之楚見空

髑髏髡然有形擻以馬捶因而問之曰

擻古的

夫子貧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
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
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
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
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卧夜
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
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无此矣子欲

從七客反

贖類

名實

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无君於上，无臣於下，亦无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贖蹙頰，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无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无為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

顏淵東之齊，孔子

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

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

汝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故當任之而已吾恐回與齊侯言堯

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

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則

死。內求不得，將求於外，舍內求外，非惑如何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

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

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

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

鰈條

卒寸忽反

還惠又旋面反

南本又有好惡
了却无故也二字

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鱠鮓，隨行列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各隨其情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實而適故條達性常得故福持

擗起虔反

化機

繼古絕字今讀音繼

軌况務自反

列子行食於道從日无百歲髑髏擗蓬而

指之曰唯予與汝知而未嘗死未嘗生

也各以所遇為樂汝果養乎予果歡乎歡養之實未有定在種有

幾幾化種數不可勝計得水則為鹽得水土之際則為

鼃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

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蟻螬其葉

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

其狀若脫其名為鳩掇鳩掇千日為鳥

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

彌為食醯頤頤難生乎食醯黃軌黃名生乎九

蠶權算息尹反

羊奚比合於久竹而生青寧之蟲也

猷並名菑並名芮並名生乎腐蠶蠶羊奚並名比乎並名不並名算並名久竹並名

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程生馬馬馬生人人人又

反入於機機萬物皆出於機機皆入於機此言一氣

而萬形有變化而无死生也

南華真經卷第六

張本云斯彌為食醯醯生乎頤輅頤輅生乎黃輓黃輓

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菑菑菑菑生乎腐蠶腐蠶腐蠶腐蠶生

乎羊奚